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五

御試制科策 宋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

野雖闢民多匹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淺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考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

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者易於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
秉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内
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
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
真足以有感於陛下邪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
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

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茍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燦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蠧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

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聞始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

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

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遑於心屛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

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嘿嘿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

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
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
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
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
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
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
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斂之之狀莫顯於去殺

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畊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畊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

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

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腱非不梜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

地益募兵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毗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國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

别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甞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甞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異之才

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

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嘆者多凡以此

也伏惟制策有仍歳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虚生縁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説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

犯霜露其疾者必有弱者其不疾者必有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温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

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

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
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
此陛下所以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
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
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
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
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别為一者也是故有眊
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䟽也

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捄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捄變如左氏之說乎臧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聖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

身率之耳後宫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脱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説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説則天下之説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髠笞髠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已

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宫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

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

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剥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毁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

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
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
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
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
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
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
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
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

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彌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

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狂狷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

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忿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　蘇軾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

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

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謟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截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

冐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

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

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

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

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皷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徵之

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茍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茍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茍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

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末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

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意其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横山之人未甞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歴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

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冐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

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已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

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邪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

其極與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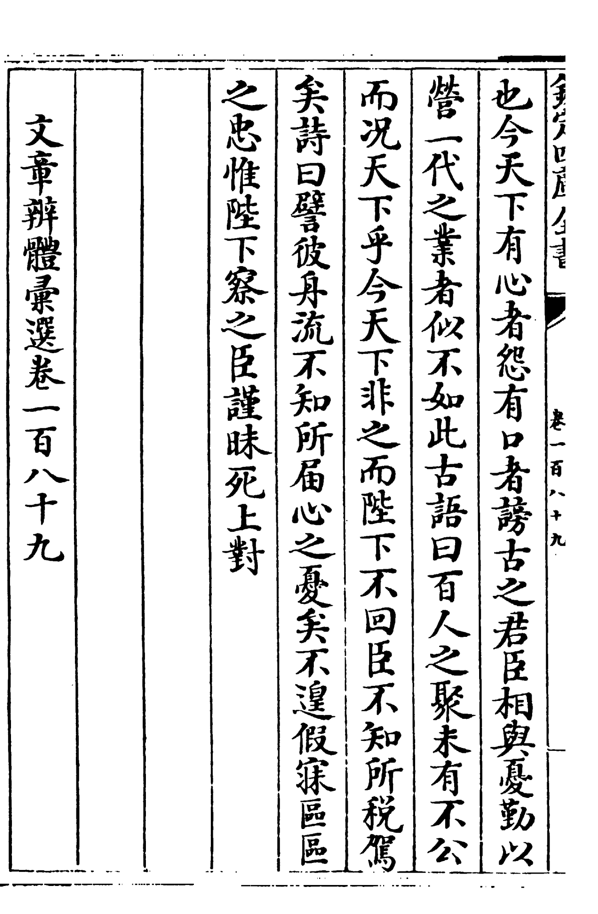
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

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閣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
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
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
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
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
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
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

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悦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悦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



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六

制科策 宋孔文仲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

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詛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皐陶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畧遠慮安小補而損大忠乎此

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意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勿用內則儁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息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

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歟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後先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

序而災害薦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强國末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末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

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强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

者少適霸政與强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强國爲傚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矣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祚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國而强國得失之筞繫

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豈弟也奈何驅之以

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貞符出於下豈不韙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畧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閹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

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思聞讜直之

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明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孜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别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

失清虚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辯如檠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晝明晝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腹心之害者柔從悦順也雖叏貞之

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

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

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恩凡以養天

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列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

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

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

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置諫諍之

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

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葢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慮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

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歴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歴家之説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歴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疎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歴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歴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静宜静而動者

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於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葢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

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邪有正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謏親附辯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鋭

進者褒陞而黜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進人材則

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遊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

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閒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臣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哉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

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臣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來也而邊侯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決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陲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

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茍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懐徠之恩踐中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黄裳黄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

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慰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謂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

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録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

人君之於天下中國之於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爲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貲息用以寛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

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剥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

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敓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以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抉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疎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栣犀轂日夜合沓以輸太倉

以古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費任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產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内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宫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

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寛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揹靈夏守邊捍塞初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特為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内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乇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

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户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户者傭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

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

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謂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闗市之征竊於布碁均輸之吏苛於猛虎商旅易業轉於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爾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宫蒙化於内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

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四方之俗皆有焉者惟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卿四郊之内自五家有比長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

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徳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徳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葢不過二者之閒此陛下必欲以徳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徳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徳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

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

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知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

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凟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刖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産欲止伯有之妖必並列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實而亦貴於慎名使天

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
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
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
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
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
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
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
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尊德以勝

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廢而天下悦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治也驕逸廢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變為

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

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概欲人主不當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

深論哉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
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
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
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
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
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
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
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

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謀謨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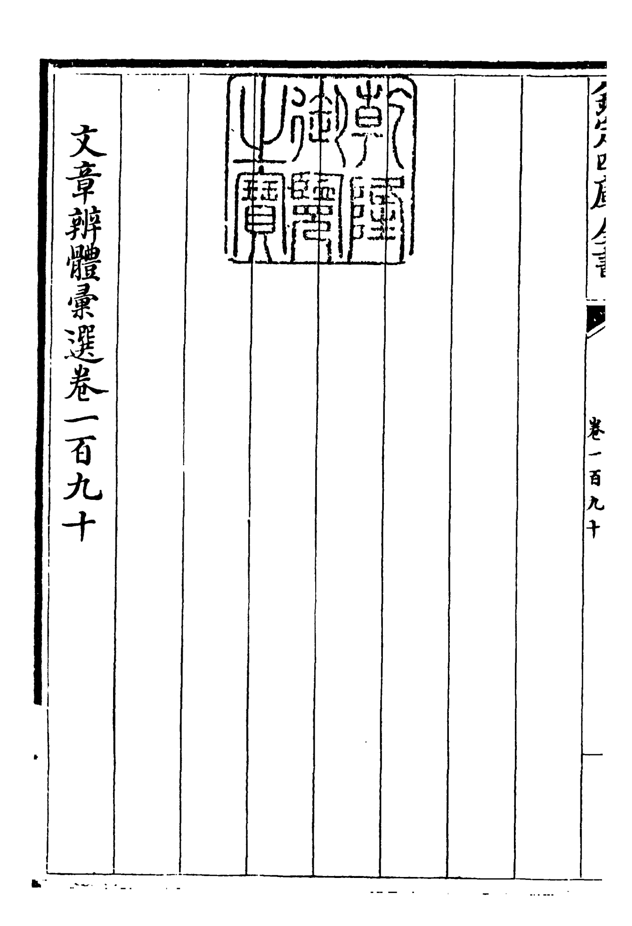
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朝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諭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制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

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或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説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

將隳器敗餘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

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掮於外而不使乃覧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虚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内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

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茍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説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茍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